

· 腾越文化丛书 ·

西人腾越记

XI REN TENG YUE JI

张志芳 主编

中共腾冲县委宣传部
腾越文化研究会 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编委会

顾问：王彩春 张惟建 苏格非 杜春强

编委：张志芳 尹文和 马家新 李继东 马守昌

毕世铤

主编：张志芳

执行编辑：马守昌 毕世铤 李继东

腾越文化研究会顾问理事名录

顾问：林超民 尹绍亭 马旷源 何学惠 杨仲禄

沈培平 董家富 蔡雯 许秋芳 耿卫民

张志芳 漆新民 李艳 何世泽

名誉会长：王彩春 张惟建

会长：尹文和

副会长：欧阳昭统 刘正龙 邵曰能 李光信 李继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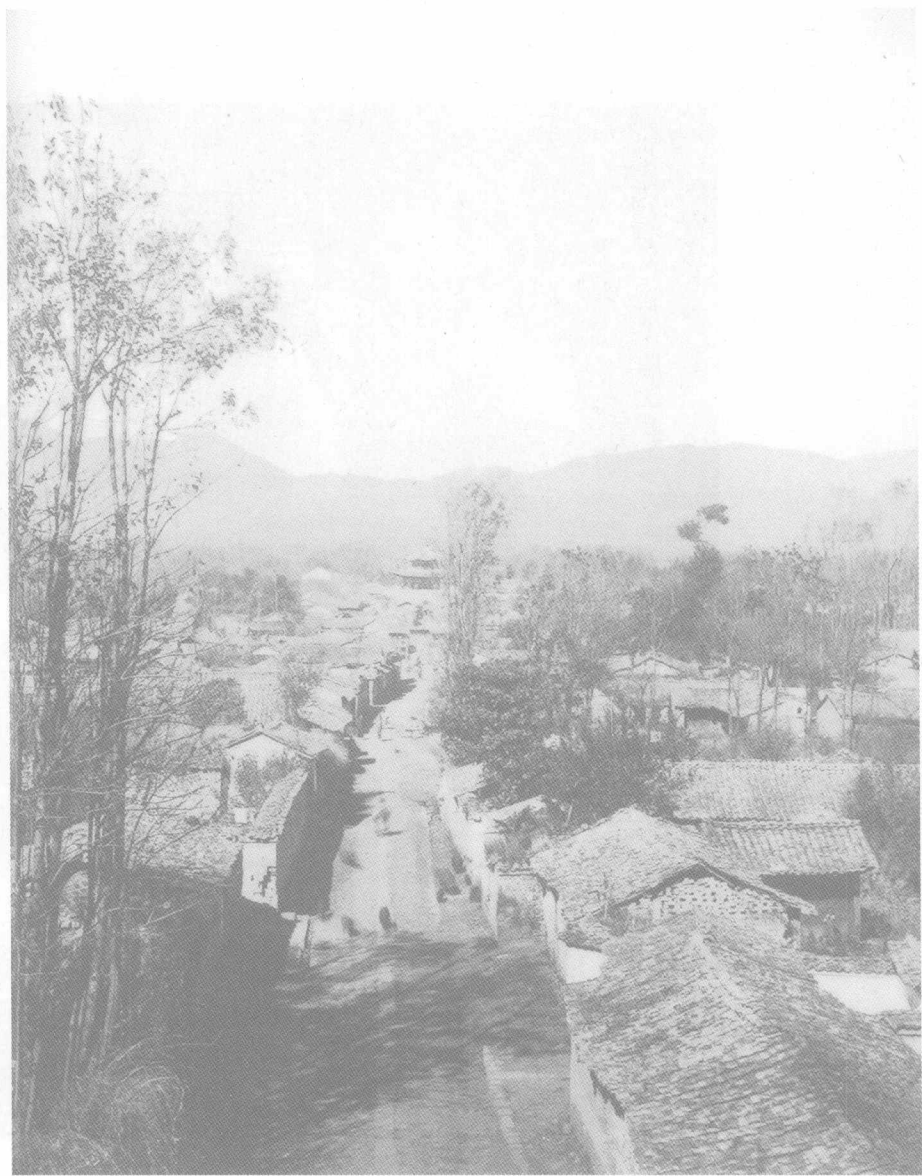
秘书长：李继东

理事：（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守昌 马兆铭 尹文和 刘正龙 刘振东

李光信 李继东 邵曰能 张天翔 段培东

欧阳昭统 姚恩宏 高镇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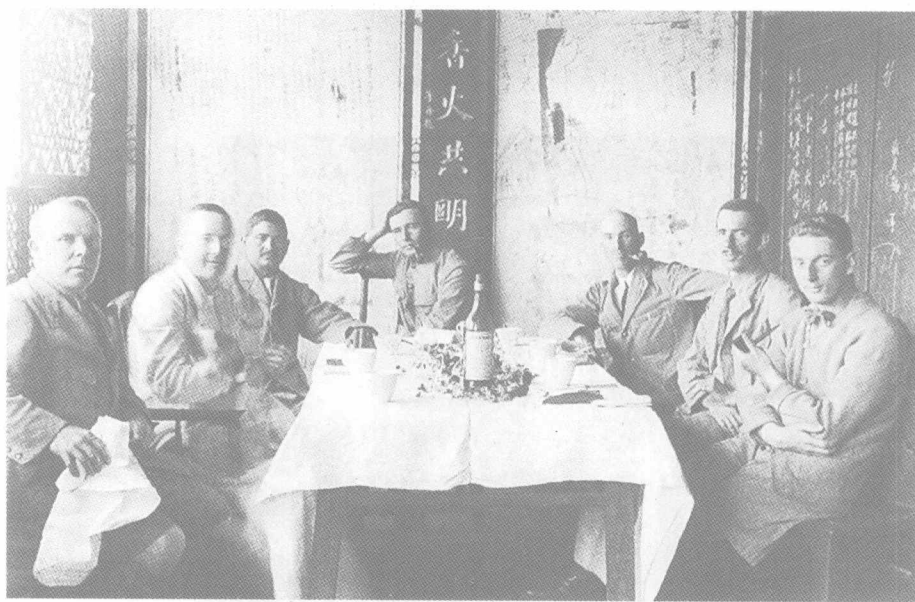


被城墙包围着的腾越城





奥特威领事正式拜访
腾越道台



腾越酒店俱乐部。左一为弗里斯特，左二为阿尔弗莱克领事



百年前的腾越瀑布



今日的叠水河瀑布

书前的话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加速，许多西方人蜂拥进入中国。这其中，云南是一大热点地区。腾冲地处云南西部中缅边境前沿，自然成为不少西方人从当年英国殖民地缅甸进入云南的重要门户。当年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中，因其身份不同而怀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有的本身就负有明确的殖民使命；有的则是出于科学考察之目的；也有的纯属旅游。这些人在其活动过程中，写下了许多学术报告、风情游记。这些著作常常是精华与糟粕并存，殖民思想与科学精神相杂。当然，也有一些属于观察准确，记述公正，情感真诚的上乘之作。辩证地研究这些著述，对我们认识当年的社会形态、建设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有借鉴作用的。有鉴于此，我们编辑了本书，奉献于读者。

二、为使读者看到本书所编选的原作的风貌，编者未对原作改动，即使是与历史事实不敷之处，编者也只加注说明，不动原文。编者尊重读者的阅读水平。

三、本书编录的个别篇章，时有古体文言出现，考虑到今

天青少年读者的阅读习惯，编者对个别词语加注说明或改为相应的白话文体，以尽量保持原作风貌。

四、由于原作系外文写作，又经中文翻译，因而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常与实名不敷。编者尽其所能，对其中可考究的人名地名作了更正，但仍有个人名地名难以考证，只好保持原样，希读者以自己的智慧加以辨识。

五、本书所用图片均选自《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乔治·弗里斯特——植物采集家》等图书，考虑本书的版式设计，所以在编排图片时采取分散使用的方式，并不都是与内容一一对应。

六、腾冲又称腾越，历史上两个名称曾交替出现。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置腾越州，腾越一名便一直沿用至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当年西人来腾，在其著述中，也就很自然的使用腾越之名，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也习惯使用腾越之名。当年腾越的行政地域范围还包括其周边的土司地。因此，西人在其著述中也依例将腾越周边的土司地域与腾越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描述。为照顾文章的完整性，本书选编者依原著所述选编。

七、腾冲至缅甸八莫的通道及腾冲至缅甸密支那的通道，在历史上腾冲人分别称为“腾八路”及“腾密路”。此两路是我国“南方丝绸之路”通往东南亚及南亚的重要商道，也是腾冲外贸的重要商道。当年西人从陆路进出中国，也常取此二通道，本书的作者亦如此。因此，本书的内容也就与“腾八路”及“腾密路”密切相关，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

编者

序

谢本书

—

2008年5月初，我在腾冲出席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云南省委主办的“艾思奇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研讨会”时，收到中共腾冲县委宣传部一封信函，希望我能为其即将出版的《西人腾越记》一书写一序言。信函热情、诚恳，我难以拒绝，也没有理由拒绝，遂欣然接受。

会议结束后，我于5月12日返回昆明。当日下午至晚间，接到成都老家亲友连续打来几个告急电话：汶川大地震。成都市区震感厉害，我的老家成都郊县邛崃震感亦明显。随后的几天获悉，高达8级的大地震及其多次余震造成了严重伤亡和巨大的损失，使我沉浸在痛苦不安之中。令人欣慰的是，中华民族在悲痛中凝聚了力量，全民族为救灾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也为灾后的重建和振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华民族在新的挑战面前，再度昂首阔步，奔向新的高峰。全世界各国人民，眼看着中国承受的巨大灾难，特别是全民族不怕牺牲、不畏艰难、高效救灾、迅速重建的精神和业绩，无不伸出大拇指，齐声赞叹！历史和现实一次再次地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摧不垮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的伟大民族。

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却充满着让人心寒的屈辱和悲痛。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强国，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间，都侵略过中国。面对着洋枪洋炮，衰落的王朝难以抗争，其结果大多屈辱、投降，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

权益，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才成为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并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

不过我们还要说的是，在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在其近代历史中，在反对外敌入侵的斗争中，虽然有失败，却更有胜利（局部胜利）。而胜利次数之多，在全国同类型的斗争事件中并不多见。这些胜利的斗争，在我国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颇使曾经处在屈辱、悲痛中的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云南的这些局部胜利，第一个就要数发生在云南腾越境内的马嘉里事件，以及与腾越相关的片马事件。

1875年的马嘉里事件，是云南腾越地区各族人民，为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和人民生活的安宁，奋起抵抗英国的武装入侵，击毙英国入侵者马嘉里，打退英国远征队的英勇的斗争，马嘉里事件成为近代云南各族人民反对外国入侵取得胜利的开端。而1910—1911年的片马事件，也是云南西部边疆各族人民反对英国入侵，并取得斗争胜利的成功范例。

为什么在近代历史上轰动一时的马嘉里事件、片马事件，都和腾越分不开呢？这是与腾越的历史、地理条件及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不可分割的。

二

腾越（腾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是一个响亮的地名。熊清华先生在《至爱极边》一文中说，他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走进腾冲县城时，留给他的印象“简直就是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古代山水画”。这是一个精彩的印象。但我要补充的一点是，这幅山水画，并不是凝固的，而是动态的，它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历史和时代风云。

我也是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走进腾冲的，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在这里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祖国心脏脉搏的跳动。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地，长期以来，是一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省区，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我却以为，近代云南，并不全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尤其是腾越地区并不封闭。所谓自我封闭，更多的是后来的历史造成的。

从历史条件看，腾越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腾越西汉时为滇越（又名乘象国，属益州郡），东汉时为永昌郡，隋唐时置羁縻州，南诏取越賧地（属永昌节度），为软化府，后改滕充府，元时设腾冲府，明时为腾冲守御千户所。明正统十年（1445年），筑腾冲城，始称“极边第一城”，改为指挥使司，后改腾冲卫。清先后改为腾越州、厅。民初改为腾冲县。

进入19世纪以后，欧洲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列强力图以商品输出来打开中国的门户。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更使中国门户洞开。中国的邻邦朝鲜、越南、缅甸等国相继沦为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边疆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云南与法国殖民地越南、英国殖民地缅甸接壤，直接受到严重的威胁。

英、法入侵缅甸、越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打开进入云南的通道，并从云南打开进入中国的“后门”，以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1876年，英国政府利用“马嘉里事件”，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从而取得了“商订通商章程”以及派员“在滇游历调查的权利”。1886年，英国再次强迫中国签订《中英缅甸条约》，决定双方会勘“中缅边界”。1894年中英双方又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明确提到了要查明两国边界的问题，英国并被允许在蛮允设领事。1897年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腾越代替蛮允被辟为商埠，对英国开放。在此前后，英国多次派“探险队”、“探路队”及相关人员进入云南探险、考察，甚至武力入侵等。

从地理条件来看，今天腾冲位于祖国的西南边陲，高黎贡山西麓，云南的西部极边之地，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最后站

口，咽喉重地，边关重镇。

从自然资源来看，腾越是气候温和、资源丰富、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的“极边第一城”，历史上有“小上海”之称，“昔日繁华百宝街，雄商大贾挟资来”。据缅甸商务官1826年的统计，腾越当年进出口额达100万英镑，仅棉花年入腾即达635万公斤，价值22.8万英镑。而在十年后的1837年，广州入口的英国货才90万英镑，而其中鸦片还占大宗。可见，当时腾越在中国的重要对外贸易地位，是云南与缅甸和东南亚地区贸易的重要口岸。这里还有“自然博物馆”之称，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产资源、地热资源，丰富多彩，珍宝汇集，成为天然的游乐园。1902年，腾越正式开埠，清政府在这里设海关。而在这之前的1899年，英国将驻蛮允领事馆，移住腾越，在这里设立了英国领事馆。于是，腾越成了英国人来往于云南的重要通道。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尽管路途艰险，英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在清末民初，进入云南的不在少数。他们中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有观光的，有传教的，有探路的，有探险的，有科学考察的，也有为殖民主义者搜集情报，掠夺资料，作为侵略者的开路先锋的，不可一概而论。

三

清末民初的腾越，是颇吸引人们（特别是英国人）的眼球的。《西人腾越记》一书，就选录了几位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在清末民初来到云南，路经或停留于腾越地区所记录下的日记、报告、文章、图书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腾越社会风情、自然风光、物产资源、市井贸易，以及山川及交通情况等等。至于他们的评论，那是出于他们为达到一定目的的观点的流露，已是历史的陈迹。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这些记录中，仍然是有趣的或有益的东西，它们对于了解百年前的腾越，也许不无帮助。

这里我们举例性地谈几个问题。

1.轰动世界植物学界的大树杜鹃圆盘标本是怎么来的？

腾越是一个美丽的杜鹃花世界，是杜鹃的“王国”。腾越境内位于中缅边境地区槟榔江畔的边陲风光和民族风情，独具魅力。而这里的物种多样化，更令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兴奋不已。尤其是杜鹃林，令人赏心悦目。大片的杜鹃林，漫山遍野，姹紫嫣红，不管是雄伟嵯峨的峰峦山下，或是壁立千仞的悬崖之间，也不管是碧茵铺盖的幽谷之中，以及秀丽多姿的江岸边，都是杜鹃花的世界。品种不同，颜色不一的杜鹃花，这里都能见到。而在腾越城北界头乡大塘村，还有“大树杜鹃王”的杜鹃。这些杜鹃树，在千峰叠翠的高黎贡山半山腰，是世界已知的800多种杜鹃花中树型最大、花朵最大的品种。半个多世纪以前，一段直径87厘米、代表树高25米、树龄280年的大树杜鹃圆盘标本，在英国皇家博物馆里展示，轰动了世界植物学界。而这个标本是怎么弄出去的，在这里透露了一些信息。

英国作家布伦达·麦克琳所著《乔治·弗里斯特——植物采集家》传记著作中，记录了弗里斯特在云南采集植物的经历和收获。该书写道，在中国山区接二连三地发现了丰富的植物品种的报道，引起了英国皇室的注意，尤其使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十分关注，于1904年聘请乔治·弗里斯特前往中国了解和采集丰富的植物标本。当年弗里斯特经印度、缅甸进入云南腾越，他在途中看到：“道路两边是潮湿的热带森林，密不透风，就好像两道墙一样，生长着高大的柚木、野生芒果、竹子、灌木丛和数不清的爬虫。”这种几乎还处于原始状态下的生态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自然是很理想的。他经过一段艰苦的旅程，到达中国“鲜花盛开之地”的腾越，然后前往怒江峡谷。他认为，“这里的天然美景胜过了长江、澜沧江和伊洛瓦底江。”“高山顶峰间丰富的岩石构造，富饶的森林、植被和河流奔腾的深涧形成了不断变化的美景。”

从1906年开始，弗里斯特和他的雇佣人员在腾越及其附近，广泛采集稀有的各种植物标本。到1911年，已积累了1700件干燥植物标本和近100磅的种子，经过一番折腾，把它们带往了

緬甸，再寄往倫敦。

当弗里斯特再次返回騰越，继续采集时，被“一个无与伦比的种类”吸引住了，发现了一棵高20—30英尺的凸尖杜鹃，这是1912年发现的最大的杜鹃花之一，叶面长2.6英寸，结出的浆果“有大拇指那么粗”。这种杜鹃是所有杜鹃属植物叶面最大的。

1917年，弗里斯特又一次来到騰越地区。他说：“这里杜鹃花种类的丰富是无法想象的，新品种数量之多，让人眼花缭乱。”这一年他又采集了2509件干燥标本，积累了重达300—400磅的种子，包括600—800种最好的品种。他大为感叹：“世界上最丰富的杜鹃资源在云南。”

到1931年，弗里斯特更被震撼了，他找到了“大树杜鹃”，高大的树桩足有80—120英尺，“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它正花开满枝，大簇大簇的花朵形状各异，色彩纷呈，从玫瑰红到近似紫红—洋红色都有，底部有暗红色的斑点。树底下散落了堆积有几英尺的大朵大朵花冠”。第二天，他们再度冲向“宝贝大树杜鹃”，把树砍倒，从树桩上切下一个截面，然后花了七天时间运回騰越，标上“大树杜鹃，取样标本高90英尺，截取处离根12英尺，1931年3月15日”的字样。这就是后来在英国皇家博物馆里展出的轰动了世界植物界的标本。而这个标本就是从騰越偷运出去的。

于是，杜鹃的海洋、杜鹃的王国、杜鹃花之家的王冠，都加到了騰越的头上。

当然，他们搜集的标本，绝不限于杜鹃和其他植物，也包括许多珍贵的动物、矿物标本等。

2. 中国最偏远的口岸騰越，成了英国人“探听的耳朵”。

在近代，英国人为什么频繁地进入騰越，丰富的自然资源、植物多样化，以及杜鹃花的王国等因素，其实只是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把騰越看作是中国西部的“后门”，是一只“探听的耳朵”。英国作家布伦达·麦克琳直言不讳、直

截了当地写道：“腾越是当时中国最偏远的通商口岸，在贸易、外交和传道方面服务于英国及其他西方利益集团。直到1899年才有官员进驻。英国国旗在英国领事馆旗杆上飘扬，英国国王在腾越的领事是英国在缅甸边境的‘探听的耳朵’。”探听什么？他的解释是：英国人对中国，“关注着贸易、社会和政治动荡，时刻准备着对与英国有关的突出事件采取实际行动和法律手段”。就是说，探听的这些内容，实际上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贸易以及涉及两国关系等若干重大问题，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英国及其他西方利益集团”。因此，英国在腾越的领事馆，不仅是外交机构，也是情报机关。正因为如此，英国传教士阿勒斯达·克劳里说，英国驻腾越领事，了解“非常珍贵的有关中国的情况”。他甚至把腾越英领事馆及其外国人社区，称作“在腾越的外国殖民地”。这里有电报局，是腾越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讯机关，而邮政服务则主要靠骡子和信使。

信使、邮差的工作，在边疆地区是极其认真的，对于“探听的耳朵”颇有帮助。英国女作家美特福夫人就写道：本境信使，“穿蓝布裤，如常人，戴大圆草笠，以蔽雨与日。其唯一制服为深绿短上衣，书有‘中华邮政’四个汉字。肩挑一担，一端系黑油布囊，内藏邮件；一端悬橡皮布裹，内置本人寝具。其投区域自腾越而南向、干崖、户撒，以至腊撒。往返各五日，沿途自理食宿。无冬夏、无雨阳，仆仆道途”。别的信使、邮差则联系别的地区。

事实上，英国人在这里不仅使用“探听的耳朵”，搜集情报，还进行了众多的实地探索（探险）和考察，以便更深入地了解这里的山川、历史、民族、要塞、城镇、物产、矿产及其他社会、人文情况，特别是道路交通状况，其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3.从缅甸密支那到云南腾越的道路是“十分有用的”。

英国人从缅甸到腾越，在那个尚无现代化交通的条件下，对道路的考察就很重要。

英国植物学家金敦·沃德在1913年从缅甸进入云南，考察云南植物，搜集植物标本，就很注意考察从缅甸到云南的道路状

况。他认为：“随着密支那东北部达瓜山地的开发，这条通往腾越的道路将变得更加有用；最迫切的就是使其延伸到康拜地更低的山口，并在达霍上筑起桥梁。另一条通向腾越的可能的路线就是达瓜到齐普雄，然后经过低处的班瓦山口进入明光，向下通到瑞丽。这将是密支那到腾越的绕行路线，但可能是十分有用的。上面的瑞丽山谷本身——那个叫明光的地区，人口稠密，随着密支那与达瓜之间一条良好道路的开通，三个中心之间的地方贸易将得到改进。”

英国学者戴维斯多次考察后认为，从缅甸八莫到腾越的道路，可以从密支那（北纬 $25^{\circ}25'$ ，东经 $97^{\circ}25'$ ）出发，通过肯董和盖西到腾越。如果缅甸的铁路能够延长到密支那，那么这条道路在将来会变得更为重要。进一步，他们又考察了由腾越到永昌（保山）再到大理的线路，详细记录了这条线的重要地名和集镇。戴维斯就沿着近年来人们常走的同一条路，由腾越至大理的。他穿越腾越坝子，登上了2000英尺的山头，渡过萨威里江（瑞丽江，又称为龙川江），由太平铺，沿着登上萨威里江和萨尔温江的分水岭，此处海拔有8000英尺，路过“风口”山口，下到萨尔温河谷（怒江），路过铁索桥，在萨尔温河岸海拔为2200英尺。接着沿山路到达蒲缥。从蒲缥到永昌有两条路，他们走的是翻越7000英尺的一座光秃秃的山脉，上山就望见了永昌坝子。永昌坝子是“云南最大和最富裕的坝子之一”。那时永昌城约5000栋房子，但其贸易中心的集市比腾越要小。戴维斯在这里访问了县官，并约请了一批商人，征求从缅甸到云南铁路修筑问题的意见，但是遭遇了中国人的怀疑态度，认为“修铁路的实质是要伤害中国”。这就是说，英国考察进入云南的路线，还有着修建滇缅铁路的考虑，以实现掠夺中国路权的野心。

他们自己说得明白：“我们的目的，除了寻找一条铁路的线路外，还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云南的自然资源和交通”状况。1895年，戴维斯再次来到云南，参与了从缅甸到扬子江修建一条铁路的“可行性”考察。这条铁路线路，从缅甸经云南到达扬子江（长江），甚至还可以沿江到达上海，而且开始了从东端（上

海)到西端(缅甸)的实际考察。在这里,英国人的野心或者说抱负是很明白的。如果这样铁路修通,云南作为西方人进入中国的“后门”的地位就会更加突出。

这个庞大的计划一时难以实现,于是可以考虑从“八莫建一条(到腾越的)铁路,缅甸人很容易在腾越附近找到一块疗养地”。当然他们的最终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仅仅寻找疗养地而已。西方人对腾越的兴趣是多方面的。

4.腾越是个商业繁华的边城,美丽幽静,县城宽阔的街道是“云南最清洁的街道”。

清末民初来到腾越的西方人,大多以欣赏的口气,称赞腾越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上世纪30年代来到腾越,看到这里繁忙的景象。

他写到,从大理往腾越的途中,可以看到路上从腾越过来好多马帮,驮着棉花、罐装奶、鸦片、玉石、银子等等。到达腾越的城郊时,“看到有那么多店铺和摊贩,甚至高大古老的城墙外面,还有一条相当热闹的大街,真使我惊讶不已。”斯诺写道,从南门进城后,见到的宽阔的街道,“是全云南最清洁的街道。城里也有一丛丛的竹子,他们的窸窣声使我想起了在杭州西湖雷峰塔夏天一个晴朗的日子。”

戴维斯的描绘,还记录了安德森博士(英国驻腾越领事)的《从曼德勒到緬甸(腾越)》一书中,关于腾越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某些特点。首先是关于腾越的城墙,是方形的,大石砌的,有300英尺高,2英尺厚(城垛),还有30英尺的胸墙支撑。城墙周围有壕沟环绕,城墙的雄壮和牢固是显而易见的。其次,城内还有大片开阔平坦的农田,而主要的商店和商业活动场所则在城郊,因而许多富有的商人并不都住在城内,而是在和顺乡、绮罗和一些分布在平原上的其他大村落中。

澳大利亚学者莫理循更直截了当地说:“腾越与其说是个城镇,不如说是一座公园。”城墙内大部分地区是树林或花园。民居多集中在南门附近及南门外半英里的道路两旁。城墙